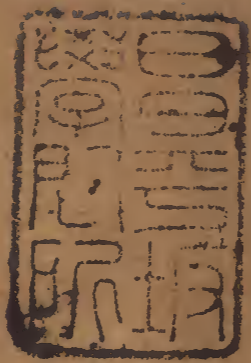


徐九一訂正四書大全

論語七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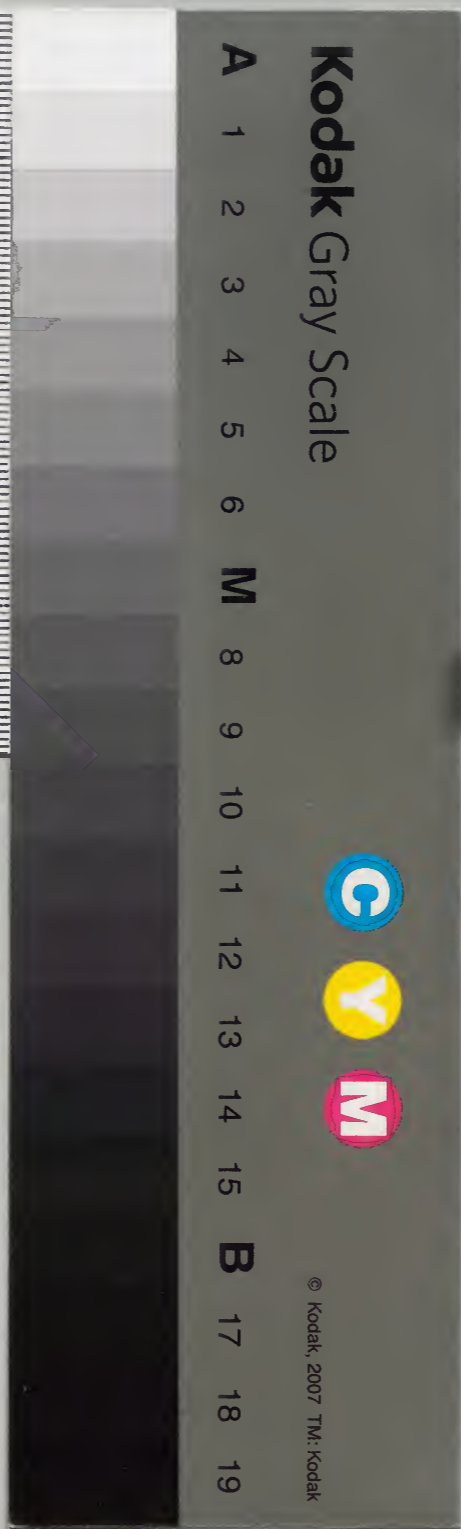
六



					漢書門
		八	五		
一	四	〇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八		漢
七	一	五	
函	四	九	書
四	冊	架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519
冊數	14 ( 6 )
函號	277 3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淺草文庫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

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

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

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

離章夢問公帝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

浮雲章聖人出處

餘皆謙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

辭老彭商賢大夫見 賢遍 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

賢大夫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

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

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

之謙也 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此焉且其辭氣

謙遜而又出於誠實 然當是時 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除意 作者

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

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 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 朱子曰看聖人告顏

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 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 ○問春秋恐是

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 ○問信而

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 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箇理恁

地畢竟是欠了箇篤好底意思 ○楊氏曰孔子自謂 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

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其竊取之是 亦述而已 ○慶源輔氏曰作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





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眾小成而為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士迫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音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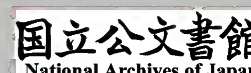
志又  
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

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

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一說識知也不言識者聖門之學以沈潛淵默為本

而心解也前說近是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





也言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

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

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已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

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已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已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

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學必

講而後明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見善能徙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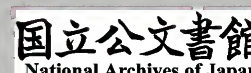
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



學者乎

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  
 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  
 我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礪勿令間斷  
 徙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  
 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  
 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  
 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  
 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  
 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  
 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  
 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問德之不  
 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一句便了  
 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  
 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  
 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淫邪非

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  
 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  
 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  
 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  
 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  
 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  
 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  
 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  
 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  
 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  
 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  
 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  
 自貶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夫德不脩則無以  
 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  
 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





○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為大本講學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循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間

音開

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

其色愉也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

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申申字說不

盡故更著

陟畧反作著非下同

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

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

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上蔡謝氏曰善

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



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大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天天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符程子所爲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

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

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

自見於吾身者○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

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



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為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敢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

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夢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與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且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通考吳氏程曰甚



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  
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  
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  
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為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  
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  
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道則人倫日用之

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知此而心必之焉

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

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箇  
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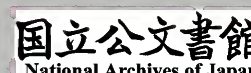
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  
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  
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  
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  
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

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

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  
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  
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  
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





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  
在守之固耳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况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得之全也工夫

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

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

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為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



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西山真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  
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  
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大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

其義理之趣

去聲

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胡氏曰藝

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間苟有未通亦爲全體之累

○此章言人之

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

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

而物欲不行

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

游藝則小物不

遺而動息有養

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

學者於此

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

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

去聲隙

而涵泳從

七容反

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

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



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屢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箇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已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



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柰何曰吾於顏子之事  
 既言之矣敢聞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  
 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  
 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  
 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  
 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  
 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遊人心之所必有而不  
 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  
 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  
 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  
 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  
 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于外詳味聖人此  
 語而後以身體之則其進為之序先後疎密皆可循

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隙漏矣  
 ○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  
 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  
 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重而藝稍輕四者皆  
 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  
 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  
 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竝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  
 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即教  
 之以六藝之事明為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  
 之而朱子復以為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  
 之倫似以藝為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  
 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  
 本末與前章別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  
 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  
 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  
 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



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  
 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  
 ○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路據德如行路而有宿  
 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  
 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  
 去則出乎道德仁之外而為放心矣○新安陳氏曰  
 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既粹由此而  
 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  
 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益貫矣通考程  
 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  
 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  
 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  
 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  
 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  
 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  
 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

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  
 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他鼎反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禮曲

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  
 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贄  
 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  
 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  
 之摯椶榛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  
 脯脩棗栗贊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  
 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專曰束  
 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  
 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雁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  
 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



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

之禮記曰禮聞來故苟以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

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

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

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胡

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

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

啓其為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

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

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

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

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大甚爾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

復也憤房粉反悱芳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

自己憤有鬱懣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

而不能自伸悱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峰饒氏

者屈抑之貌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弩

之張而為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

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



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  
 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有成德者有  
 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  
 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  
 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  
 已豁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  
 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  
 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息思而  
 後有得憤悱者息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  
 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  
 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  
 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  
 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  
 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  
 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上章已言聖人誨人

不倦之意因并

去聲

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

之地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

○程

子曰憤悱誠意之見

賢遍反

於色辭者也

顏色辭氣

待其誠

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

以三隅反

乃復告爾

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

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

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

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  
 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  
 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  
 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



發是強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

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

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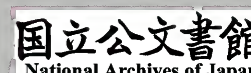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

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

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於於已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

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藏無固必也命不足道也

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漆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字極

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成

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已

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做

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

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使

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

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

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耶曾計較命

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闕亦能

之曰舍之則藏易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眾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



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行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知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子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前迹而不知其心

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狗物者忘義狗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意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蓄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



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  
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

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

無私意然猶有同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懼謂敬其事

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

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采子曰三

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回  
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在  
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  
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  
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  
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  
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  
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  
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底慮  
字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  
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為





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愆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禮之勇焉通旨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 ○謝氏曰聖人於

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

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雙峰饒氏曰用之不行是

好遜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是以惟

顏子為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

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

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

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設言子尚在願為之執鞭其言本此

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

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蘇氏曰聖

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

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

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

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子細

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

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

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

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

時而可為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

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

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

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

備義始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

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

述而



也者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

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

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

其慎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

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

子記以垂教

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

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

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及其情文

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

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

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

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

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志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





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一  
 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  
 箇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  
 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  
 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  
 也○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  
 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  
 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  
 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于心者  
 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  
 自知其忘味也○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  
 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  
 也有時如此所息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心也  
 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  
 所息之大自不能忘也○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  
 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

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  
 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  
 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  
 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  
 見其黯然而黑頽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  
 而不知肉味○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  
 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幷載之德  
 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  
 翅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  
 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  
 能測也○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  
 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  
 具西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  
 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  
 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  
 學之而忘味之久○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



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淡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

苦怪 贖

五怪 公薨而國人立蒯贖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贖而

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贖得罪於父而輒嫡

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少不

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

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

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

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

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白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南軒

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為辭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雙峰饒氏曰兼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所爾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問二子之

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

論語大全 卷之二十一 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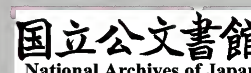
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令蒯瞶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為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著本心則不仁矣。○雙峰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瞶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雲峰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

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程子曰伯夷叔

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新安陳氏曰兼諫伐言所以廣其不

悔之實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

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思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瓠球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





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名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伯夷不敢安嫡庶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怼忮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瞶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子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爲信也○齊氏曰父子也



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為有功必知輒為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

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

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

**極**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

其中也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

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飲水不能改其

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

者何事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

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



慕於彼耳記此者例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里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

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峰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



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  
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  
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  
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  
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  
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  
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

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

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

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

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

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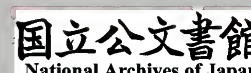
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

卦體言進退存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淡見易道之

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

易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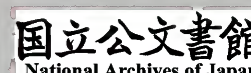
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





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淡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為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

自以為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真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孳孳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而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





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峰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

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

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

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峰饒氏曰禮有五禮夫

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峰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

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

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言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

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





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新安陳氏曰楚子僭

王其臣皆僭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

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

去聲

名言者與

音余○新

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



俛焉日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

去聲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

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

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

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

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并連下句

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然淡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

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

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

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

聖人之為人白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

問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

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

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

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

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已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

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

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

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

有變也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繫要心在雖如



則以為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為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峰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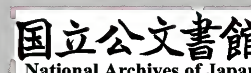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

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禮

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

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及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





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己此其所以為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為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為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各物占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峰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

音佩

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

神造化之迹

雙峰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

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

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

去

明者故亦不輕以語

去聲人也

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

言表神而出之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

力語治

去聲

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

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



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是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嘗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淡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



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峰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尹氏

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

善其有窮乎

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台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

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

式亮反

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

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

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其不可耶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淡避患雖淡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



是理合如此眾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揜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爲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爲斷斷然自信之說。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

之與猶示也。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

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問閭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濶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



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  
 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  
 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  
 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  
 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  
 我則初無所隱也○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  
 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  
 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為  
 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  
 難而發勉息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  
 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  
 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呂氏  
 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

曰聖人體道無隱於天象昭然莫非至教當以示人

而人自不察

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即於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嚙笑警欬之間而

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  
 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  
 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  
 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頽  
 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  
 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  
 申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  
 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  
 知夫子平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  
 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  
 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



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是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

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

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自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又曰其初雖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然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



乎行此又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雙峰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上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雙峰饒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

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

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



為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  
 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  
 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  
 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  
 其次之意○雙峰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  
 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  
 人者為君子次乎  
 善人者為有恒

亾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亾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亾而為

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亾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亾對

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

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

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

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為惡



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滄，皆盈其泗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

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已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况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闡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人德之門戶，况敢望進德造於闡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



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為標準而能以有恒為入門其庶幾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歎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網以大繩屬音獨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

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

貧賤為養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

也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為也此可見

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

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

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

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



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忽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悖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厚齋馮氏曰柔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

有此語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

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

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

知之者也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

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





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是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商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 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依改正 次序釋五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



潔已斯受之耳與潔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味

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

南軒張氏曰以五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為仁

由已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

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亾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磨礱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為禮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





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吾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峰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

胡氏曰：左氏曰：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昭

公魯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

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

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



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

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胡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誦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

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

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

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

人知為幸又可垂教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

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為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峰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

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

音覆

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

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

朱子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

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峰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



則已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容誠意懇至而其謙

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

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謹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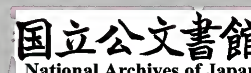
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

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佚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眾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之難易

去聲 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為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

而許與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





急之序耳。雙峰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為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

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

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

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

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

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取有毫髮

自足之心焉。言之中而指意反復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峰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

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為言而躬行為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

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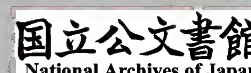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

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

之備。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

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誨人是箇甚麼。○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





觀博文約禮可見 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

皆不外乎知行 以弟子不能學也 雲峰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

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

之實。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

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

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 ○晁 音 氏曰 名說之字以當

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

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

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 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

虛器而無人 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

能實之矣 誨人不倦自處 上聲 也可謂云而已矣者無他之辭也

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朱子曰夫

子固多謙

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

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

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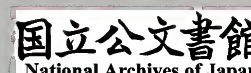
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

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

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

大而末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

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為聖者亦可





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效也。○雙峰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遜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

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

行去聲下同之詞也

厚齋馮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周官六辭六曰誅

是也禱疾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

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

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無其禮則不

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

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峰饒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禱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



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

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

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

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朱子曰在臣子則可

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

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誅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于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况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子路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即天地神祇之心



也。雲峰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為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雲峰胡氏曰：與其奢

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即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晁氏

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不孫，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

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

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夸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

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

胖。

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怍，所以舒泰

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有聲

不備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

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雙峰饒氏曰全體渾

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於反

容貌之間者如此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

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

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

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

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

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

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

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

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

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

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



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亦

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慶源輔氏曰用

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

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

就大體上看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威皆屬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

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

音泰

王之長

上聲下同

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

復

扶又反

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



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  
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  
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王季及文王  
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敞云所謂三以天  
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  
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  
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  
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  
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  
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  
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無得而  
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

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

雍次季歷犬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

生子昌有聖德犬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

云至于犬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  
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  
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  
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犬王實  
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犬王始基之爾且  
犬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  
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  
時商未衰也犬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犬王前  
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  
於商家未亂之日犬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  
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  
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  
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  
卽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



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

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

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

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

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

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朱子曰夷

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

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

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故

得不去不分明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

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

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

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

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事見賢遍春秋傳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

反號後乃尊為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

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

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

論吾大全 卷之八 泰伯



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  
 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為  
 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  
 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  
 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  
 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  
 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  
 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  
 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  
 犬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  
 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  
 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  
 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  
 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犬王  
 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  
 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  
 之常經也犬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  
 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竝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  
 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為泰  
 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  
 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  
 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  
 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為至德何也曰讓之  
 為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  
 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則其讓非有為  
 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無極而不可加也曰犬王有  
 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  
 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  
 矣曰犬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齊天下非  
 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為狷王季受  
 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



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為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亾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混其迹也。○雙峯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犬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章曰：

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犬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

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里反。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

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無禮則無

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朱子曰：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



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憊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慎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矣○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為四者之弊○雙峯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憊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雲峯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

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

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

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

近是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為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見孝

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

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

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

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

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復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淡矣

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註示門人句○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

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

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終其事也故曾

子以全歸為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漸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

身為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

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



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為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

與易簣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戰兢兢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為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真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為知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雲峯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身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身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

慶源輔氏曰人

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

識

識音志記也

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

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朱子

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

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

朱子曰正

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存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

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

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倍音背

謂背理也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是來



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  
○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  
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即容偽不得  
籩竹豆木豆

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  
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

新安陳氏曰此語甚濶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  
籩豆器物皆包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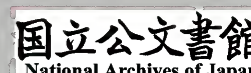
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悉井

反七到察而不可有造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籩

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粹然

見於面者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  
暴慢鄙俗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  
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  
貴之實且看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  
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  
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  
倍這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  
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  
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其本在  
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  
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  
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台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  
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一致察未為不  
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





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為效，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別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

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目前，而目下則疎濶，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前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為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別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





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倣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為人得非忽略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俗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益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况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為存養程子曰動容貌舉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

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

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

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

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為為

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

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為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况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





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為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匹友

多矣獨以為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皙為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

物我之有間去聲○此謂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

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慶源

曰以理言也慶源輔氏曰釋上四句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慶源輔氏曰下一非幾平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都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已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已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接則直在已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峰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可謂君子矣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

○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



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于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一為之本與疑辭也決辭設為

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

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大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雖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

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君子矣

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

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政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



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  
可以二字益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  
處正在一  
此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

毅

魚既反

強忍也

新安

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非弘不能勝

平聲下能勝同

其重非毅

無以致其遠

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

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  
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  
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  
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

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  
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  
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  
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  
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  
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  
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之心自怠者無必爲  
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是  
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  
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爲  
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已在  
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  
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  
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  
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可謂遠矣朱子曰

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

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

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

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

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

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

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

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

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

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

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

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

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

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

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

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

可以易為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

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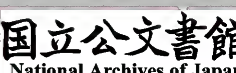
居之

此是寬以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

到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

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





初以弘毅二者竝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

為邪其為言既易去聲詩辭明白而吟咏之間抑揚

反覆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其感人又易入故

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去聲惡之心而不能

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新安陳氏曰恭主一

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

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為處已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

節文度數禮之文也音斤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斤之束出記禮蓮

○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之中所以

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



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  
○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  
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  
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  
實地卓然自立而外  
物不足以搖奪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

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  
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  
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  
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  
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

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  
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  
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  
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  
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  
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墳竹曰管葦曰  
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敵金曰鍾鑄此八  
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益人聲自有高  
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  
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  
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謂如黃鍾為  
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還至  
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  
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  
寸太簇長八尺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槩下而商角羽  
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



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繫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

邪穢消融其查滓

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謂

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

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

而自和順於道德者

易曰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

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理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

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為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人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為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在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查滓而使之盡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強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真積而力久焉則自知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千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為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眾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為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

去聲

下先後淺深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

同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與

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

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

塤箎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

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

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

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

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

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

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

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

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

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

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醑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

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且暮而

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

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息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

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

反在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

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

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

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

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

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

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軒熊氏曰灑掃

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程

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程

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



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

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

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

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

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

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

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

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為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亾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



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材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為度權有不必要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

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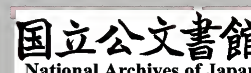
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強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彛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為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教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是暴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

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

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

之愚羣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

猿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音亭栗也一云豫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眾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眾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





真氏曰聖人之教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

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

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

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

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

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

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

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通道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

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屏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也朱子曰



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峰胡氏曰本文如○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

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

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

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吝或有之

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泰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

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

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朱

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具吝非吝無以為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為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為二者相因





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自少進便自以為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為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為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為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為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

毅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

不易得也

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為學之

先不然則不學矣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

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毅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

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濃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

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

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

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



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

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荆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于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且無道則隱

見賢通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

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必危區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

不見賢通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



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

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

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若威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士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晁氏曰有學有守

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

德也雙峰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

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雲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淡者雖以之處



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拳拳焉通直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所以爲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

者則有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息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于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察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三 雎七 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  
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

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

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自己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

曰亂者樂節之各國語云以亂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離樂

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

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

雎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

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大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

最後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

正樂之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通恇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

論語卷之八 泰伯



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控控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  
 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  
 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  
 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  
 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  
 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控控者氣稟之偏  
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  
習又不美如此真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  
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  
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

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

德故馬之蹄齧

倪結反

者必善走

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

其不善者必馴

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

有是

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

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  
 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  
 才也以是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  
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  
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  
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  
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控控者無  
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  
也都曾用許多詭詐狂侗控控這是得之於氣如此  
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  
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然

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檢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

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即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

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

音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洛也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白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



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

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

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

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煥光明之

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

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未



二句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

煥然而已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

天地一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皋陶音遙伯益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

契皋陶禹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

之臣五人其尤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上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

民是以有教化皋陶為士師民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

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汗謂之

汗也則亂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系從

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乙與亂字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書家以亂訓治其加乙者

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治而亂為煩亂乃通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公

奭施隻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於沼散上宜生

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壞文王妃大妣也雖詩曰



亦右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武王后太公文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聖德者或曰亂本

作亂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為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通考吳氏程曰上係

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

凡對君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問皆然

西山真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

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即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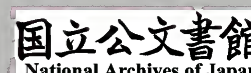
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

未備不害為君子才不本之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為小人唐虞堯舜有天下之

號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虞河東太行山遂以西地舜居之以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後升帝位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

盛於此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

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即位初九官多堯





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間人才之盛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然猶但有此數人

爾是才之難得也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

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臯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

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間真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為盛者即晉三

卿為主可謂眾矣之意况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勿軒

矣

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犬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荆

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范氏曰文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

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

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

而不為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

王更在十三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

論語卷之八 泰伯

泰伯



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剪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各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

指得非專為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為至德以武為未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

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



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

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淡淺爲異天子純朱者侯王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

曰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

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

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

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潴水潦則泄水也

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

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

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

音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下盡心

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

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

不以位爲樂有天而不與之實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與其言行

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

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

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



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  
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  
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予人者是理也人  
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  
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  
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  
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  
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  
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者便是  
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  
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  
義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勿軒  
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  
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  
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  
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

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揉難辨是其理為甚微仁  
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為  
甚大理之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  
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修道之大則人有所難  
盡德未至而強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  
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峰饒氏曰夫子有常  
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  
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  
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  
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  
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為慮遠矣通旨朱氏公遷  
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  
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

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

黨人乃項橐○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

不能遂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

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

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

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

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

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

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

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

御藝之卑者御又最早○朱子曰達巷黨人本

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

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

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

論語卷之九 子罕



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為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為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得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隴圭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

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

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短又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後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摠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為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考石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

也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

夫所酌觴與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

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

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

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

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程子曰君子處上世事之無害

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

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

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

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

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

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

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

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

程子曰意是發動處

意發而當卽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

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



於已大學以誠意為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為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必期必也固執帶也我私已也四者相

為終始

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為一事合之則相為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

遂謂

將成而勢不容已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

我常在事後

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為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為之後故曰事後

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華陽范氏曰私意動

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

曰意自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小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必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



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始又平分之作兩裁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已即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有些

未盡所以未達一間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不相似

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

由與天地相似 ○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今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大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

理亦無一物也 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

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死故本孟子子有戒心訓之

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



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入識尅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

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

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

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

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典喪在孔子與天為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為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

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始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

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為已任也已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

為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蓋已之身即斯文





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刪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

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凡大宰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大宰

嚳，宋有大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為大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八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大宰即吳嚳也。吳與魯會繒，嚳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大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于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



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聖無不通多

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

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

子不必多能以曉之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

為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以多能為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為不在多能也三者

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

夫子之言曰太宰以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

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為盡蓋聖上于德固不在多能

然聖人未有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

言君子不多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

不多能也○又曰太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

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

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

害其為君子然為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

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



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

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管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

相近故并記之。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

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

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

太宰認多能為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

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

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子子牢合

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

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

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

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

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

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

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

論語卷之九



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已無所知然教人而竭  
盡其理如此非上智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  
周知之者不能也

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  
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

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

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已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著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

不得不如此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卽其近衆人皆

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

端如荅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于問二反矣

雙峰饒氏曰如荅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于兩端爲竭焉若

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慶源

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于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



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于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休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

耳○虞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似矣而踏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裝下服

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緇下



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與瞽者朱  
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  
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  
矜之心動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  
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  
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  
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  
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  
便見于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

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而  
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  
此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喟苦位反鑽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

惚不可為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

之道無窮盡彌高在後無方體程子曰仰而嘆之也

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



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模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

序先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

高妙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

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却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煥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



而無所虧博文近于致知約禮近于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上皆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齋程氏曰學文無窮必究其理是曰侯氏曰博我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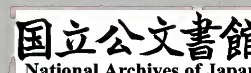
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我以禮與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于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即程子曰此顏是所知非于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曰

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已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味兩箇我字尤見以身躰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真有以見夫子之為我設爾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

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所見益親如有所而又無所

用其力也欲從末由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

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醇醑萬變處

即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模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

不過性情之間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

于政事施設之間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窕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然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

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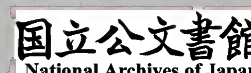
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為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

其所以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

力不得也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

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

以未達一間如也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





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弗畔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于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

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曾點而喟然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

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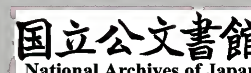
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

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

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

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不怠所從





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

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于

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未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強如此顏子用工專精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

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為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于見聞之間宅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為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歟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顏子顏子亦不能受之于聖人今欲學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八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



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于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

蓋顏子始初銳于進道以其天資之高畧見道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顏子敬領于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



二關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顏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已與顏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于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

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

也若夢奠則子路死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

天乎

間如字

病間少差

楚解反下同

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諛言

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

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

路深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



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為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眾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天有家臣矣故欲為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為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

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為寧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

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

曾子將死起而易簣

音責

曰吾得正而斃

音敝

焉斯已矣

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

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

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

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

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華坂反華畫也晄明貌大夫之簣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



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筮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筮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筮而死為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况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

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紆粉反匱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

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

求之耳

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豈不

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已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

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

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

雲峰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

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

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先失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

也

###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

夷風夷陽夷○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九種見書旅獒

###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

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尚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

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

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

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况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

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

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

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二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

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

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

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中所不

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

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

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

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

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

先樂而

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未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

形旬反

第七篇

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

然此則其事愈卑



而意愈切矣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

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下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

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全敦義之至

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

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

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

○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

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破人勸而稍多

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

然也

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

指而易

去聲

見者莫如川流

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

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

去底一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幾息而非生道

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

悉井反

察而無毫



髮之間志斤徒玩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

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

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

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庶

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

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強不息也程子曰此道體

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

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朱

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二句最妙

某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

今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

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

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

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

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

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

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

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

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子罕



所謂與道為形體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

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

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

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生生

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為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為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

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曰此亦得之，但與道為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為體者也。○

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

此則安而行之矣。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

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

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人多於獨處，間斷纔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

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

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

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

德者也。卽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理，王道只是

一理。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為一。是曰天



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  
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慎獨 愚按自此至

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  
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

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  
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

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  
簣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  
德皆出於自然人之常情於

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偽不  
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

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  
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為次乘去聲○第二招搖市過

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翱翔○新安  
陳氏曰夫人不翟弗自蔽公

與同車翱翔過市無恥孰甚焉  
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  
舉土器則此合平聲 書曰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



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

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

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為貴也止者

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趣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強不

息而為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強者不成不止自

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三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

止言為山而未嘗言為學然為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

行造七到反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

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之而不惰

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所得夫子

說話自然止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

凶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

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厲羣

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健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

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化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

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



兩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  
兩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旬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

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裏處

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  
結裏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  
分情與不情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  
誠不容於止且情矣通考朱氏公遷曰顏淵之死伯  
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  
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為而為  
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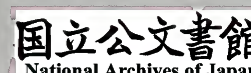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

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朱子曰苗須是秀  
秀須是實方成不

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  
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  
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  
舍而弗耘致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  
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  
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  
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  
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  
當以既秀而  
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焉知之焉音烟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

方學之年多曰年富

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

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

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

此意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二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

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

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十少而德業進修則未

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陰名錯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為盡之矣

尹氏曰

少

去聲下同

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

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十五十而知好學者如

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

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

來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與與之言能無

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



矣

法語陸氏音魚者正言之也與言者婉而導之也釋

尋其緒也新安陳氏曰如系有端緒尋法言人所敬

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五故反

故必說音悅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

也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

非而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

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

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

○楊氏曰法言也

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去聲貨好下同

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

陳氏曰謂全不從不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平聲其能改

說者此等不足責

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終是不改釋也已新安

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釋之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朱子曰異謂異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

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

曰吾未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



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帥可奪而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  
侯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眾其帥可奪者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偷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空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空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  
○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  
○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  
○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  
○新安陳氏曰志公而



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為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緼紵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緼想里反泉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

賤者勿軒熊氏曰緼泉著出記玉藻云纁為蘭緼為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纁今之新綿緼今之纁及

舊絮疏好者為綿惡者為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

芹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震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褚以綿裝衣之謂

狐貉之皮為裘衣之美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

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

美衣服者竝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伎之歧反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求則何為不善

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

貧與富交彊者必伎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闔祖云伎是疾人之有求是耻

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伎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羨慕他○慶源輔



氏曰恆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已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

扶又反下同

求進於道矣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長進矣○問人惟甲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我而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伎害生焉否則詔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為卑污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一抑之也故夫

子復言此以警之

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

反○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

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空不止此而終身誦之



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

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以警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伎求自足於此而誦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麤疎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字當作凋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

去聲

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

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

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蘊於為善或畏威而覲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為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勉彊之心則唯利之趨覲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為罪之未必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掩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遭次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凋於歲寒人之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不凋而



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之凋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謝氏曰士窮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

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

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峰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凋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以比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子曰仁者不憂樂

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已分曉而反懾惕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此學之序也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還轉此方是



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途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

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也所以稱如物而知





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

程子曰權與權衡之

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秤權是將這秤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權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而

鈞者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權原器物以論理也○楊氏曰知為去聲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足

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

之宜然後可與權

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

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才磨便磷才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丟去他適為所害這裏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峰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

洪氏曰易九



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

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

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

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

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是也詳

見易繫辭下傳

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

立而欲行鮮不仆

音赴

雲峰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

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

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

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

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入

識權字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

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

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為

權公羊唱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

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

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

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

經亦當有辨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

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

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

手

子罕



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道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常事

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去即乎其心之所安寧損其身以輕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為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



經可也然雖是反邪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當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

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既是合用茲權也茲所以爲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變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即秤權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便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



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為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叔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為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峰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意

况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宐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宐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宐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

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為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

矣**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助語**



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

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為偏

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

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為易則忽心生而驕亦未

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為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

以為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

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

地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

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

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

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

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或然也

論語大全 卷之九 四十四







